

● 李子玉 著

小书架丛书

原始森林中的篝火



接力出版社

原始森林中的篝火

李子玉 著

接力出版社

原始森林中的篝火

李子玉 著

接力出版社

原始森林中的篝火

李子玉 著



接力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50 $2\frac{4}{50}$ 印张 插页2 37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册

ISBN 7-80581-245-4/I·64 (儿)

定价: 0.95元

仅以我最真实的感受，献给向往和热爱大自然的中学生朋友

——作者

我很久就有一个愿望：能到尚未开发的、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去一趟。这不仅因为我是写动物小说的作者，需要体验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场景；还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北京这个由人设想并建造起来的庞大城市喧嚣、噪杂的环境里，而产生的一种向往宁静自然怀抱的本能心理。

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这年的夏天，我参加林学夏令营，从北京到兰州、又来到了甘肃与四川交界的岷山白龙江林区。我的旅行包里带着捕鸟的网具和鱼钩，是想玩个痛快的。我甚至根据从书上得到的知识已选定了岷山林区生活着的两个采风对

象：一个是大熊猫，一个是娃娃鱼——它们都是国家珍贵动物，我想将它们在原始森林中的生活情况写成小说，献给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十分关心的少年朋友们。但没想到一开始就碰了钉子。同行的一位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同志说，有大熊猫和娃娃鱼的地方离我们的营地至少有三百公里，使我的计划告吹了。

当地林场的领导对我这个被邀来的客人十分照顾，只要出去必定给我派吉普车，还有向导陪着，使我不得不作出各种必要的应酬。夏令营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白天是报告会，晚上不是放电影就是录像，夜间还能听到负责安全保卫的公安便衣人员在营地附近走动的脚步声。总之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同我在城市见到的还要使人不舒服。我不想参加他们的活动了，我要“自由”，便“请假”了。主人很客气地准与了我，但仍给我派了一位向导。“他是我们离休的老场长，建设林场的第一代人，参加过平匪战斗，全体林业工人尊敬的英雄和

榜样。你要采访的，他全知道。”新提拔的一位林业局副局长连珠炮似地向我介绍着。

这位老场长很引起我的好感。在开营式那天，我坐在主席台上，看见他在幕布挡住的地方双手扶膝坐了一会儿，给我添了一次水，然后默不作声地从台后小旁门出去了。他那和善的举动使我想到了收发室的老勤杂，或是一个管礼堂的。我很谦逊地对老人说：“您这么大年纪，不要陪我了，我想自己到林子里走走。”

“你会迷路的，”老场长说，“至少要带一只狗去。”说着话，他把两只手合成喇叭状长长地招呼了一声，一只狗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跑到了我的面前。这是一只很普通的森林狗，背上两侧长着油亮的黑毛，肚皮和前胸是白色的，尾巴卷得象油炸卷儿，眼睛上方还有两绺黄色的绒毛，看上去象四只眼睛似的。它望着我，那双富有色彩、聪明的眼睛中略有一些疑问的神色。

“带路，三黑，到人工林去。”老场长对狗下命令。于是狗斜着头看了我一眼，开始上

路。它小跑十几步就要回过头来等我一会儿，然后又接着往前走。我把几块饼干扔给它，想取得它的信任，但它嗅了嗅又跑开了。

“不要走得太远。”老场长还在后面叮嘱。

这位精悍的狗导游决不是第一次带客人，它表现得很友善，而且很耐心，并非常固执。虽然它不能用语言同我交谈，但它的一些动作、表情已经说明了。比如我看中了路旁的野花，想采集一些去让同来的植物分类学家们去鉴定，它就蹲坐在地上，做出尽我玩耍的不慌不急的样子；可是当我试图离开大路往山上爬，它马上坐立不安地轻吠起来，好象在说：

“你这个人怎么叫我这样费心呢？”我只好跟着它走。我们来到了育苗试验场，从正在给苗木锄草的女工们笑脸相迎的气氛看，场里已提前与这里通了电话。三黑很有礼貌地对这些女工们摆着尾巴，然后坐在地上耐心地等着我和大家说话。

虽然一切都有过事先安排，但应该承认，育苗试验场的空气比那鼓号喧天的会场要使我

舒服得多。我在这里能看到一棵树成长的全过程，一年生，二年生，五年生，以至二十年生的，都有活标本。由于海拔高度在三千米以上，这里的无霜期很短。人们心目中最能顶霜傲雪的松柏，在这里也成了熊包蛋，主动让位于冷杉。这种树的生长速度极慢，五年生的苗木高不过二十厘米，还要在塑料大棚内栽培。而育苗工人介绍说，山上采伐的冷杉都高达七、八十米。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大自然哟，多么神奇和令人赞叹！

我终于离开大路往山上攀去。狗导游不愿意地跟在后面。这里是二十至三十年生的人工杉林，处于一生中最旺盛的生长期的苗木，茂密的枝叶遮住了日光，林中显得异常阴暗，野草已经因没有得到阳光的机会而绝迹了，地上满铺着的是细碎的落叶和修剪下来的枯枝，隙间生出一簇簇的蘑菇。我兴奋异常，专挑大个的和美丽的采，把它们兜在手绢里。狗导游不无心烦地看着这一切。我的手绢很快装满了，可还舍不得走开。我体会到了许多中外作家用

笔骂过的人的一种贪婪的心境，而这种坏品质是绝对不好克服的。

“你那些蘑菇都有毒的。”突然，一个浓重的川味女音仿佛在头顶上喊了一声。我猛抬头才发现一个半大的女孩儿站在我上面的树杈上，很羞怯地看着我。她大概已经在上面看了我半天，心里经过一番斗争，为了救我的命才不得不开了口。她的上身穿一件半旧的缀着细碎小花的棉袄，脚下光着脚板，头发上沾有一些草屑。一种怜悯与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了。尽管我尚未有孩子，可是北京的男孩儿女孩儿们天真幸福的音容笑貌却在我的记忆里。我微笑地问她什么样的蘑菇才没毒，她从篮子里拿出两个样品：“只有这两种，一种叫香菇，一种叫鸡头红菇，它们的根是白的，别的都有毒，越好看的毒越大。”说着，她把一个非常好看的蘑菇拿到一处有阳光的地方晒着，渐渐地蘑菇变黑了，竟化作了一股青烟。我吓得头发都要竖立起来，因为这说明了是一种很毒的孢子。我赶快把毒蘑菇扔了，跟她学着采，渐渐地她的



话也多了。我知道了她叫水妹，因为母亲死得早，需要她照顾弟弟，所以她在读四年级的时候就退了学。而现在弟弟已经入学了，她却被繁重的家务缠着，抽空还要上山采些蘑菇和药材，卖些零钱补贴家里的生活。我向她打听起林中的动物情况。她说只看见过弟弟从溪水里捉住的娃娃鱼，别的除了鸟都没亲眼见过。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阵欢喜，说出了我打算找娃娃鱼的想法，水妹答应回家后派弟弟去溪水里捉，然后给我送到住处去。

晚上，一个毛头楞脑的男孩果然把一条二十多公分长的“娃娃鱼”送来了。我当即请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那位同志鉴定。他略看了一下，频频摇头说：“这是一种山溪鲵，只能长这么大，娃娃鱼吗，这个地区是没有的。”

“这种说法不准确，老师。”一个在旁边听我们谈话的男学生答了腔：“我同学家长过去就在这个林场工作过，他回家探亲时曾说到他有一次钓鱼，在溪里钓到了一个怪物，会象小孩子一样哭叫，吓得他扔下钓竿就跑了，那一定

是娃娃鱼。”这个学生说话的速度很快，带着男孩子特有的调皮和争强好胜的表情，这种表情使我采风的兴头又提高了。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老师沉下了脸：“我是专干这个的，还不如你一个娃娃知道？”

我觉得这种谈话并不能成为论据，就替学生辩着：“山溪鲵与娃娃鱼同属于鲵科，生活习性很相近，也许真的能找到。”

“要这样，你也可以拿科学发明奖了。”

这样争了一会儿，谁也说服不了谁，最重要的是事实。

其实，就是没有这场争论，我也打算到原始森林中做一番探险或考察的，似这样在人陪着随便在人工林走走，我经的可太多了，既不惊奇，也不够味儿而我需要的是没有人迹的最好，是历险般的野林生活，现在有了借口，就更好使用作为来自北京的客人的一点“特权”。我对一位年轻的副局长说：“这可是关系到林场发展的大事，娃娃鱼是一种财富和资源，这种动物肉质鲜美，营养价值极高，在大城市对外

开放的豪华饭店里，一公斤娃娃鱼肉值五十美金，要是办个娃娃鱼养殖场，经济效益比木材要高得多……”鬼知道这些话是怎么想出来的。而副局长终于入了圈套，他把配给他的一把旧式勃朗宁手枪借给了我，说：“山里有野兽，留做防身用。”并再三表示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工具给工具，没有的东西到山外买。他一句接一句，就象没法说够似的。我说了但凡考察最好往前的道理，要求只让老场长和三黑带路，副局长都同意了。

我决定再带两个男学生到森林里去，他们都在十五、六岁年纪，聪明好学，充满离奇的幻想。同他们在一起，将使你感到愉快，并且有许多事情不必亲自动手。第一个被我选中的自然是那位敢于跟人争论的同学。事后知道他是兰州某重点中学的学生，叫郭勇，对生物很着迷，会把各种小动物标本做得象真的一样。有一次，他骑车到刘家峡水库采集生物标本，遇到两只狼拦路，半夜才回到家，挨了父亲一顿骂。他这次到陇南林区还特意带来了预备浸

泡娃娃鱼标本的药水和大塑料袋，让他跟去是再合适不过的。我挑选的第二个男学生叫周叶，他的个子比郭勇要高和瘦些，是营地小报的摄影记者，对拍摄考察资料是用得着的。而使我为难的是三个自告奋勇说啥也要跟去的女学生，她们是红红、欣欣和阳阳。同这三个女同学认识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一天，太阳刚刚偏西，水妹回家做饭去了，我和狗导游也下了山。这时，有三个戴营帽的女学生迎面走了来。她们很有礼貌地和我打招呼，我一问，知道她们也象我一样开了小差，来领略大自然的风光。比我更富于想象的是，她们还带来了一口小铝锅，想在林中采些蘑菇，到溪边去野炊。同善良的水妹一样，我首先想到了她们会中毒，所以尽管狗导游已经表示出十二分不耐烦的样子，我还是返身随她们回到了林中。

你想，这是多么富于诗意和充满色彩的画面啊！在无限静谧的一眼望不到边的森林中，在生满五颜六色蘑菇和洋溢着欢快鸟鸣的自然

怀抱里，同我在一起的是三个如蓓蕾初放的热情的少女，她们使我也如同回到了少年时代一样，整个情感都有一种净化与透明的感觉。

三个少女中，性格最开朗、活泼的当然要数红红，她是出生在兰州的四川娃，长得很象中国女排姑娘中的梁艳，只是身材比起那位体坛名将来略显得小巧玲珑，眼睛和睫毛也更粗更长些。她会发出声音不高但连成串的让人听了很舒服的笑，高高翘起的小辫子和很多迹象表明是很得到父母娇惯的。她穿着林业夏令营统一制做的豆绿色的连衣裙，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要小些，也越发衬出了她的美丽。她挨我最近，要是发现了一株无毒的好蘑菇，不让她采是不行的。我最初以为她是家里的老小，但是她告诉我家中还有一个因一点小事就要跟她吵起来的妹妹。第二个少女欣欣刚好是红红的同桌，她比红红要多愁善感些。欣欣的脚上穿一双裂开一道小口的半旧凉鞋，仅从这一点就看出家境不如红红。三个少女中，唯有她穿着一条长裤，左手的食指上有明显的一块刀痕，她

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正是两头都挨不着的位置。使我惊讶的是她还象小学生一样在脖子上挂着一串钥匙，还有一枚银制的小十字架。有时候看见了一条死昆虫，她也念念有词的样子。我猜她的内心里一定有许多秘密，但不好问。第三个少女阳阳同红红穿着一样的营服，剪到齐耳的短发包着红苹果一样的脸，她不轻易说一句话，笑的时候也是微微的，静静的，给人一种谦逊和有教养的感觉，我猜她的父母中准有一人是教师，结果证明她的父亲与我是同行——一位歌词作者。她是新当选的团支部书记，总要有一种旁人没有的深沉。

我们说说笑笑地在林中采着蘑菇。北方与高寒带人工林里比较开阔的视线使大家能够互相得到照顾。红红告诉我她将来的志愿是搞美术，我就开玩笑地要她给我画张像或为我画一幅插图。

“可是，你说自己是作家，倒是写过什么作品呢？”她调皮地考起我来。